

孩子的健康成長離不成各種能力的培養，這其中社交能力是最為基礎的能力要求之一。但目前，一些幼兒正日漸缺乏基本的交往能力。幼兒的交往能力缺失已是幼兒教育領域普遍關注的問題之一。如何正確看待孩子不善交往，得從孩子身邊的教育環境分析：

孩子不善交往，首先要從父母的日常教育上找原因。由於現代家庭往往只有一個孩子，父母對子女成長越來越關切，發展至今，甚至於事事代為安排已成為普遍現象，這往往使孩子失去發展合群性的機會。

例如，當孩子學習自己玩的時候(約六個月大)，父母常過分注意他，拿東西給他、抱他，令孩子不能充分、自由地發展自己的興趣。這樣的孩子很少向人打招呼，因為總是父母先開口，教他叫 x 叔叔或 x 姨姨，如此炫耀式的育兒方式，次數多了則令孩子感到尷尬。

幼兒不善交往，如何教育

而當孩子生病時，父母總是不眠不休的細心照顧。同樣，當孩子頑皮時，父母也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嚴重，以致小題大做。凡此種種，使孩子日益缺乏日常主動交往機會，不懂如何合群與討人喜歡。

即使入園以後，在上述教育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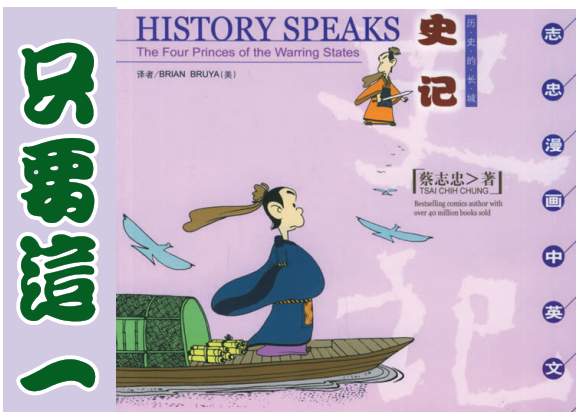
境下成長的孩子也難以適應幼兒園生活，不容易結識朋友。與同齡的夥伴玩耍時，也不能相安無事，不是爭吵打架，便是畏縮，最後被群體孤立。

正因為以上原因，使獨生子女的社會適應能力普遍發展較緩慢。如果不能及時輔導，孩子便逐漸養成孤僻、內向、

軟弱怕事、沉默寡言的性格，沒有一般小朋友的天真活潑氣息。另一方面，也會造成做事非常認真，追求完美，以至容易鑽進“牛角尖”。

另一項使孩子不善於交際的原因，便是父母過於嚴肅。一些年輕的父母，由於缺乏教育孩子的經驗，望子成龍之心亦過於急切，便常有管教過嚴的情形出現，這直接導致孩子的性格日顯木訥和內向，不利于孩子社交能力的培養。

這就如一個初學騎馬的人，心情緊張，不懂得如何配合馬的動作，而對待馬的方式也常常過於霸道。在這種情形下，馬和騎士兩方面都非常吃力。然而，有經驗的騎士，便知道應如何放鬆自己去順應馬的運動，怎樣才能坐得穩，以及怎樣溫和地指揮馬。帶孩子與騎馬當然是兩回事，但是在精神上，兩者是一致的。因此，父母應該放鬆心情，表現出和藹、友善的態度與孩子接近。



作者：漫畫家 蔡志忠

我小時候常常聽父親對別人說：“報紙亂寫，歷史亂寫，教科書亂寫。”我不知道父親是否亂講，但我也真不知道報紙、歷史、教科書是否真的亂寫，不過從此我看到任何白紙黑字的事物，不會立刻認為是真理，一切事實必定等到自己親自證實才相信，從小就養成獨立思考、獨立判斷的好習慣。

猶太人說：“如果父親沒有教給兒子謀生技能，那等於教他成為一個賊。”小時候爸爸會問我：“將來你要做什么？”我說：“我要畫招牌。”

為了讓子女有一技之長，我女兒會講話以後，我就問她：“你以後要做什么？”她說：“想做設計。”我再問她：“要設計什麼？”她說：“很多啊！”我說：“你舉例說明。”要求她更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，她說：“為什麼漢堡要圓的？為什麼三明治要三角形？應該要改一改。”我就說：“好，那你設計給我看。”

家長自己崇拜名牌、崇拜名校、崇拜有錢，其實，這些東西都不能讓別人更尊敬你。如果你很厲害，就要拿出一把刷子，證明你是世界第一；即使不是世界第一，只要是這一行

的第一，就沒有人會問你哪里畢業。

這一輩子從來沒人問過我，我還怕人不知道，我念到初中二年級就沒再上學，但是我讀過兩萬本書，自己也寫了300本書，現在也在中國美術學院和北京電影學院教書。

雖然交談的機會不多，但謝謝父親讓我養成許多好習慣。

根據美國應用語言中心的調查，從1997年到2008年，提供漢語教學項目的美國中學數量從1%增加到了4%。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統計數據。許多學校依靠中國政府的項目，才得以向教師提供工資補貼。中文熱注定會退燒。正如冷戰時期的俄語研究一樣，中文熱是出於瞭解我們主要競爭對手所講語言的需要。

美國人一向對學習外語不是特別感興趣。時至今日，甚至可以說是毫無興趣。只有9%的美國人能講一門外語，而歐洲人在這方面的比例則高達44%。互聯網只是讓自鳴得意的美國人強化了這樣的信念，即世界上任何人在

愚蠢觀念里，並不要求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掌握外語。大多數州已經不再對高中畢業生的外語提出要求，大部分人完成大學學業也沒有學習一門外語。我們是一個視野狹小的民族，卻以此為傲。

美國人在語言學方面沒有口碑。歐洲人津津有味地說着多國語言，我們卻被告知，美國人對此根本不感興趣。這種對比其實不公平。大多數歐洲人在其生活區域的200英里之內，就有另外一個國家，這使得他們能講多種語言變得必要。

在美國有着類似必要性的地區，學習外語的勁頭也很足。當你走進加州

只有9%的美國人能講一門外語

交談時都應該講英語。

在美國歷史上，外語課程在中學和大學取得真正的大發展只有一次，這是隨着1958年開始推行的《國防教育法》而出現的。該法是對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直接反應。《國防教育法》不僅促進了俄語教學，還惠及所有外語。發展到今天，美國政府在大學外語教學方面的支出，還不及40年前的四分之一。

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在發生“9·11”恐怖襲擊事件之後，我們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外語教學預算還新增了阿拉伯語和中東研究，這意味着其他外語教學費用大幅下降。隨着經濟衰退壓縮了各個層次的教育經費，今天的情況毫無疑問變得更糟糕。

我們一直缺乏通曉外語的外交官、間諜和商人。但在美國根深蒂固的

任何一家連鎖書店，你都會看到大量學習西班牙語的書籍。實際上，西班牙語書籍在許多書店都有自己獨立的分區，從其他外語中單列了出來。

因此，隨着中國經濟與政治存在的迅速崛起，美國人開始對學習中文感興趣。中文教學不會是曇花一現，要知道這是一種有13億人在使用的語言。

但美國人能學好中文嗎？所有的筆畫都要記住！還有難以捉摸而可怕的發音！好的教學方法很有必要。對於中國教師經常使用的填鴨式的背誦記憶法，美國孩子可能沒有耐心。因此，加強積極學習是關鍵，在歌唱和學習電影劇本的基礎上學習中文，就是一個好辦法。

儘管有各種困難，但中文課程畢竟在美國生了根。那些堅持學中文的人，將會發現大有裨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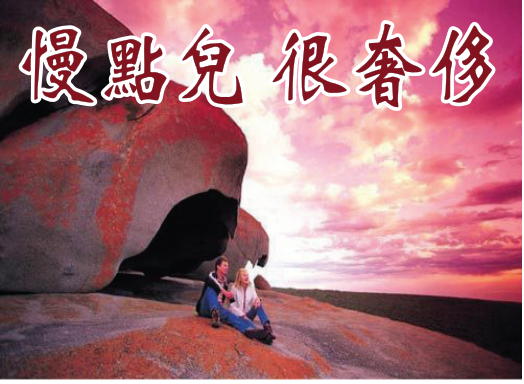
文：蘇珊·雅各比(美國作家)

在同事眼中，我以“慢性子”著稱。因此，在分配任務時，領導喜歡把我與“急性子”分在一組。結果，兩人搭配起來相當協調，常被人調侃為“哼哈二將”。我的慢性格可能是深受母親的影響，比如，一家人出門，母親總落在最後，不是看看窗子關了沒有，就是瞧瞧電源插頭有沒有拔。小輩給她起了個“慢羊羊”的外號。

其實，國人自古以來對“慢”就情有獨鍾。請人吃飯，愛說“您慢用”；吃完飯送客，會說“您慢走”。可到瞭如今，在這個快節奏的生活里，“慢”成了難得的奢侈語。我們都太忙了，忙工作、忙應酬，忙得天昏地暗。殊不知，太忙了，反而把靈魂給丟失了。漢語里，“忙”這個字，左是心，右是亡，意味着太忙了，心就死了。

我們總埋怨網太慢、車速不夠快，夢想儘快實現為好。那是我們不知足。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提倡“慢生活”。所謂慢生活，不是單純地選擇慢方式，而是要放慢生活與工作的節奏，讓從容與淡定成為習慣，讓悠閒成為生活的主調，慢在一種心態的平衡上。

放慢生活節奏，走出城市，遠離喧囂的人群，到大自然中找尋最原始的純真；改變不良飲食習慣，少去快餐店，自己去菜場挑選新鮮的菜，親自下廚做做“家常菜”；選一本好書，慢慢閱讀，讓心靈沉浸在淡淡書香中；步行上下班，不必擔心堵車的煩惱，還可以欣賞沿途的美麗風景，充分享受着“眾人皆快我獨慢”的生活，並樂在其中。(阿俊)



老汪的私塾

老汪的私塾，設在東家老范的牛屋。學堂過去是牛屋，放幾張桌子進去，就成了學堂。老汪親題了一塊匾，叫“種桃書屋”，挂在牛屋的門楣上。

由於老汪講課講不清楚，徒兒們十有八九與他作對。但老汪是個認真的人。他對《論語》理解之深，與徒兒們對《論語》理解之淺形成對比，這使老汪又平添了許多煩惱。往往講着講着就不講了，說：“我講你們也不懂。”

如講到“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”，徒兒們

以為頑疾來了朋友，孔子高興。而老汪說，高興個啥呀，恰恰是聖人傷了心——如果身邊有朋友，心里話都說完了，遠道來個人，不是添堵嗎？恰恰是身邊沒朋友，才把這個遠道來的人當朋友，這個遠道來的人是不是朋友，還兩說呢，只不過借着這話兒，拐着彎罵人罷了。

徒兒們都說孔子不是東西，老汪一個人傷心地流下了眼淚。

還養不起一個賊？

老汪的老婆叫銀瓶。銀瓶不識字，但跟老汪一起張羅着私塾，每天查查學生的人頭，髮發筆墨紙硯。老汪嘴笨，銀瓶嘴卻能說。但她說的不是學堂的事，儘是些東鄰西捨的閒話。她在學堂也存不住身，老汪一上講堂，她就出去串門。見到人，嘴像颶風似的，想起什麼說什麼。來鎮上兩個月，鎮上的人被她說了個遍；來鎮上三個月，鎮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。

人勸老汪：“老汪，你是個有學問的人，你老婆那張嘴，你也勸勸她。”

老汪一聲嘆息：“一個人說正經話，說得不對可以勸他；一個人胡言亂語，何勸之有？”

銀瓶除了嘴能說，還愛佔人便宜。逛一趟集市，買人幾棵葱，非拿人兩頭蒜；買人二尺布，非搭上兩綑線。夏秋兩季，還愛到地里拾莊稼，也順手牽羊捋上兩把。

從學堂出南門離東家老范的地畝最近，所

以銀瓶捋拿老范的莊稼最多。一次老范到後院新蓋的牲口棚看牲口，管家老季跟了過來，說：“東家，把老汪辭了吧。”

老范：“為啥？”

老季：“老汪教書，娃兒們都聽不懂。”

老范：“不懂才教，懂還教個啥？”

老季：“不為老汪。”

老范：“為啥？”

老季：“為他老婆，愛偷莊稼，是個賊。”

老范揮揮手：“賊就賊吧，我五十頃地，還養不起一個賊？”

這話被喂牲口的老宋聽到了。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個娃跟着老汪學《論語》，老宋便把這話又學給了老汪。沒想到老汪潸然淚下：“啥叫有朋自遠方來呢？這就叫有朋自遠方來。”

哭了三個時辰

老汪和銀瓶共生了四個孩子：三個男孩，一個女孩。老汪有學問，但給孩子起的都是俗名：大兒子叫大貨，二兒子叫二貨，三兒子叫三貨，一個小女兒叫燈盞。

大貨、二貨、三貨都生性老實，唯一一個燈盞調皮過人。別的孩子調皮是扒房上樹，燈盞不扒房，也不上樹，一個女娃家，愛玩畜生，而且不玩小貓小狗，一上手就是大牲口。一個六歲的孩子，愛跟騾馬打交道。

這年陰曆八月，喂牲口的老宋淘草時不小心，挑鋼叉用力過猛，將淘草缸給打破了。老宋如實向東家講了，老范也沒埋怨老宋，又讓他買了一口新缸。

新缸買回來，燈盞看到缸新缸大，又來玩缸。老宋被她氣慣了，搖頭嘆息，不再理她，套上牲口

到地里耙地去了。

他傍晚收工時，發現燈盞掉進水缸里了。等把燈盞撈出來時，她肚子已經擰圓，死了。老宋抄起鋼叉，又將新缸打破，坐到驢墩上哭了。

老汪和銀瓶聞訊趕來，銀瓶看了看孩子，沒說別的，抄起杈子就要扎老宋。老汪拉住老婆，看着地上的死孩子，說了句公平話：“不怪老宋，怪孩子。”

一個月過去了。趕上天下雨，老汪有二十多個學生，這天只來了五六個，老汪打住新課，讓徒兒們作文開篇，自己默寫一段司馬長卿的《長門賦》。去窗臺上拿硯台時，突然發現窗臺上有一塊剩下的月餅，還是一個月前陰曆八月十五，死去的燈盞吃剩的。月餅上，留着她小小的牙痕。

燈盞死時老汪沒有傷心，現在看到這一牙月餅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大放悲聲，哭了三個時辰。

哭過之後，老汪又像往常一樣——該在學堂講《論語》，還在學堂講《論語》；該回家吃飯，還回家吃飯；該讓徒兒們默寫《長門賦》，還默寫《長門賦》——只是從此話更少了。徒兒們讀書時，他一個人望着窗外，眼睛常常發直。

三個月後，天下雪了。雪停這天晚上，老汪去找東家老范。老范正在屋里洗腳，看老汪進來，神色有些不對，忙問：“老汪，咋了？”

老汪：“東家，我想走。”

老范吃了一驚，忙將洗了一半的腳從盆里拔出來：“要走？啥不合適？”

老汪：“啥都合適，就是我不合適，想燈盞。”

教書匠老汪

老范明白了，勸他：“算了，都過去小半年了。”

老汪：“東家，我也想算了，可心不由人呀。娃在時我也煩她，打她；現在她不在了，天天想她，光想見她。白天見不着，夜里天天夢見她。夢里娃不淘了，站在床前，老說：‘爹，天冷了，我給你掖掖被窩。’”

老范不再攔老汪：“走也行啊，可我替你發愁，拖家帶口的，你去哪兒呀？”

老汪：“夢里娃告訴我，讓我往西。”

開封小媳婦

第二天一早，老汪帶着銀瓶和三個孩子離開了老范家。三個月沒哭了，走時看到東家老范家門口的兩株榆樹——六年前來時，還是兩棵小苗，現在已經碗口粗了。看着這樹，老汪哭了。

老汪帶着妻小，一直往西走。三個月後，出了河南界，沿着隴海線到了陝西寶雞，突然心情開朗起來，不傷心了，便在寶雞落下腳。在寶雞老汪不再教書了，而是在街

上給人吹糖人。

老汪教書嘴笨，吹糖人嘴可不笨，糖人吹得惟妙惟肖——吹公雞像公雞，吹老鼠像老鼠，有時天好，沒風沒火，拉開架勢，還能吹出個花果山。花果山上都是猴子，有張臂上樹掏果子的，有揮拳打架的，有扳過別人的頭捉虱子的，還有伸手向人討吃的。如果哪天老汪喝醉了，還會吹人。一口氣下去，能吹出一個花容月貌的女孩子。這女孩十八九歲，瘦身，大胸，但沒笑，似低頭在哭。

人逗老汪：“老汪，這人是個姑娘吧？”

老汪搖頭：“不，是個小媳婦。”

人逗老汪：“哪兒的小媳婦？”

老汪：“開封的。”

人：“這人不笑呢，好像在哭，有點晦氣。”

老汪：“她是得哭呀，不哭就憋死了。”

滿寶雞的人，皆知騾馬市朱雀門的河南老汪會吹“開封小媳婦”。作者：劉震雲